



宋江少虞皇朝類苑宋史藝文志及文獻

通考俱云二十六卷惟絳雲樓天一閣書目

列六十三卷是冊六何之金文星輶者存少

虞前序後跋二則自云六十三卷善足本也

其書為師林山房王延之所藏係似手所書

又未校定字畫潦草文義乖舛多於舊葉

少虞援引說部幾五十種書余插架所有殆
逾其半因取原帙排比考勘正訛訂為原
帙誤者并可參考館閣存暇藉消永日郵寄
金丈披閱一過庶覺爽目也癸丑季春兩憲
李北苑題於字齋之鷗舫

皇宋事實類苑序

左朝請大夫權叅遣吉州軍州事江少虞撰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多時
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至於分散數家之傳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
然則自漢已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
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衰掇有所未盡况
軼放他說者歷年浸久疎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
失甚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

知者可勝計耶我宗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
憲物容典踵古治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
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覈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
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
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世命世巨公名卿老
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於世者筆之載
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常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
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論類而整齊
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

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
苑聖謨神訓朝市典物與夫勲名賢達前言注行藝
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
十四門選義按部考嗣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
遠覽而太平逸遺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庶幾乎尚有典型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
而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
每門之末不敢斷意說詞篇世存之將有望於後之
君子云

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皇朝類苑總目卷第一
太祖皇帝
祖宗聖訓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祖宗聖訓
太祖皇帝

皇朝類苑總目卷第一

第一卷

祖宗聖訓

太祖皇帝

第二卷

祖宗聖訓

太祖皇帝

第三卷

祖宗聖訓

真宗皇帝

第四卷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第五卷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神宗皇帝

卷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杜祁公

李漢超

陳恭公

郭進凡三事

石元懿

邢昺

李文正

王冀公

李文靖

蘇內翰凡三事

劉昌言

梁丞相

戴恩

竇叅政

唐質肅

趙韓王 凡二事

王濟

寇萊公

李穆

馮元

孫奭

第七卷

君臣知遇

王元之 凡四事

杜文正

楊礪 凡二事

董遵誨

种放

張乖崖 二事

張文定

柳仲塗

袁廓

錢俶

呂正惠

趙禎

晏元獻

晁迥 凡三事

王文正 凡四事

禮遇詞臣

御書碑額

第八卷

名臣事迹

韓魏公 凡九事

司馬文正

孫威敏

陳文惠

王沔

陶尚書

王荆公 凡三事

富文忠 凡五事

向文簡

梅聖俞

呂文穆 凡二事

燕王元儼

陳堯叟

李文靖 凡五事

第九卷

名臣事迹

王沂公 凡四事

范魯公 凡三事

范文正 凡六事

曹武毅

王叅政

狄武襄

魏咸熙

薛簡肅 凡二事

呂文靖 凡三事

李公擇

張乖崖 凡五事

丁文簡 凡二事

歐陽文忠 凡二事

太宗知人

不信異端

第十卷

名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

將相世家

大臣奢儉不同

貴門子弟

陳恭公 凡二事

文潞公 凡二事

厠上讀書

張文定

李文定 凡二事

宋鄭公 凡二事

錢文僖

鄭毅夫

唐質肅

張文節 凡二事

楊文公

劉溫叟

張鄧公 凡二事

杜祁公 凡三事

第十一卷

名臣事迹

元大叅

馮文懿 凡二事

趙叅政

孫宣公

寇萊公 凡五事

丁晉公

陳康肅

張洎

崔遵度

竇尚書 凡二事

王文穆

孫資政

第十二卷

名宦事迹

石守道

韓丕

曹侍中

李詢

韓忠獻

王文正 九十三事

第十三卷

德量知識

向文簡

呂文仲

李及

桑湜

呂正惠

盧億

潘承裕

馮起

呂許公

九二事

薛化光

薛長儒

孔宗翰

呂文穆

曹侍中

趙槩

李文靖

王德用

張齊賢

第十四卷

德量知識

王文正

九六事又一十一事在前卷

王冀公

李允則

燕龍圖

張師正

魏丕

寇萊公

凡二事

王化基

王濟張稷

張乖崖

凡九事

文潞公

凡二事

韓魏公

凡八事

王沂公

凡二事

狄武襄

范文正

第十五卷

顧問奏對

雷德驤

王貽孫

种司諫

王彥超

趙韓王

三事

盧多遜

僧贊寧

沈文通

竇儀

范文正

劉燁

魏諫議

始平公

張昭

文潞公

李南陽

二事

唐質肅

李侍讀

劉綜

蘇易簡

丁晉公

寇萊公

呂許公

司馬文正

第十六卷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楊蟾

趙元考

畢士安

忠言讜論

李懷忠

王元之凡二事

竇侂

孫籍

趙韓王凡二事

范蜀公

陳晉公

王昭明

余襄公

夏文莊

趙禹

孫冕

司馬溫公凡二事 賈先生

龐莊敏

呂文靖

范文正凡三事

李宗諤

王沂公凡二事

張乘崖

薛簡肅

第十七卷

忠言讜論

薛師正

錢若水

王文正 凡二事

賈黃中

趙閱道

呂正獻

王平甫

張杲卿

王著

王嗣宗

田諫議

王安簡

程文簡

韓魏公

李南陽

唐質肅

凡二事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一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二

第十八卷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僖祖廟為始祖

藉田

郊祭

嫡孫傳重服

金龍玉簡

蜡蠟

宣祖配天

祭大社

九宮貴神

醮祀御室

雲韶部

河市樂

第十九卷

典禮音律

祀明堂

封程嬰杵臼立廟

武臣持服

婚禮坐鞍

正冬朝賀上壽

彗星見罷祀南郊

兩制攝事祀太乙

郊廟讀冊迴班

朝獻朝饗

鈞容直

拱辰管

協律 凡三事

鼓 凡三事

琴 凡四事

鐘 凡三事

磬 凡二事

律呂 凡二事

凱歌

霓裳羽衣 凡二事

拋毬曲

歌曲

歌舞

第二十卷

典禮音律

笛 凡二事

審聲 凡九事

乾德樂 凡二事

馮吉善琵琶

律中生六事

嘉量

九鼎

第二十一卷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和買絹

上供軍糧

納牛皮錢

內門買物支錢

預買納絹

河北市糧草用三說見錢之法

蠲田畝

歲鑄錢數

茶利 凡四事

劉晏知物價之術

稅額

發運司米

漕河

穀粟均配人戶納見錢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加三等

榜刻儀制 凡二事

諸州斷死罪奏案

法官親節案

第二十二卷

官政治績

斷獄

陳晉公

張乖崖 五事

王明

劉煥

陶鑑

許元

侯叔獻

張丞相

章惇

邵曄

戚憲學

許仲宣

陳從信

承昭

魏侍郎

錢若水

周諫議

薛簡肅

范文正

文潞公

第二十三卷

官政治績

二條

王文康

程文簡

田况

張客省

趙閱道

王宣徽

韓稚圭

韓忠獻

楊譚林特

胡順之

張齊賢

陳堯咨

向文簡

包希仁

孔中丞

王立

王居卿

李南公

王罕

顧方

江翱

范諷

劉彛

劉侑

韓魏公

第二十四卷

衣冠盛事

呂文靖

王相國

張文孝

王文正

國朝宰樞為僕射

竇氏父子

同甲會

未五十登庸

少年掌詞翰

宰相三八

學士四八

為相而冠貂

宰相侍立

世代尚主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父子狀元及第

竇尚書

陳諫議

宋太師

國朝歷

李相四美

三學士兩閒人

未四十八兩府

父子掌誥

學士三八

學士五八

宰相丁憂

同時學士登二府

不墜闕閱

卷內無此條另有侍中不弭船一條

洛陽者英會

登第踐歷相繼

入叅父在

科第爵位皆同

美事三者併集

禮闈之盛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一榜之盛

闕閱之盛

賜錢贖第

玉堂之盛

第拜相兄草蘇

賜宴觀御書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第二十五卷

官職儀制

樞密使

三司使

司理叅軍

選朝官知縣

叅知政事

進奏院

發運院

提點刑獄

糾察在京刑獄

宣徽使

中書五房

察院一司四房

三司子司

刑部主判詳覆法直官

審刑院

御史臺

大理寺官

三班院

騏驎院

中貴帶將仕郎

禮部郎官

南郊置五使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端明殿學士凡二事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龍圖閣官

三館

天章閣官

三衙官

同三品同二品

觀文殿

知州判州

通判

東西頭供奉官

蛾眉班

賜袂公服

賜狀元金吾衛士

特詔佩魚

兄弟封贈

賜衣服

賜帶

賜鞍轡

重戴

憲御

勅書樓

賜飲宰相第

賜金帶

真宗幸呂文穆宅

第二十六卷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職田

賜常叅官冬衣

宰樞聚廳見容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前兩府白事宰相掇案

兩制下獄

前任班趨辨

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

凡二事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立馬

有偶出一時而為故事者

三班喫香羣牧啣糞

官稱訛謬

樞密使侍宴賜衣

禮遇講讀官

堂劄子

宣頭

宣勅

百官見宰相

籠門謝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堂次

請脩時政記 宰相許綏午歸第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叅政

納節不降麻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

文武官朝叅 叅假橫行之禮

執宰押知印 凡二事

賜笏頭帶

第二十七卷

百官儀制

對別判銓 罰俸例

除節度使例

尚書以下不得鞞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五司廳

銀臺司 步行學士

衛士 三司使班

三告官打杖子持藤杖

功臣號 按察之職

帶侍讀學士出外

三司屬官無直館

罷二府大禮進官

加食邑

封贈

掌選官限內不朝

使相節度使不領京師官局

罷相得職

帶禁職出外任

二府相壓

未有磨勘轉官

不隔磨勘遷官

太常卿秘書監

建隆班簿

吏祿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允二事

宰相自草奏擬狀

宰相奏擬狀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提舉宮觀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並置

文臣為樞密皆帶檢校官

相員

三司權使權使公事為兩等

因例賜帶加服色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二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三

第二十八卷

官職儀制

武臣賜笏頭帶

對賜

郊禮召耆德侍祠

二府拜恩詣景靈宮謝

都省議事儀式 南郊執仗兵士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見客

太祖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詣正衙

樞密院別撰時政記

譯經潤文使

太常寺官

宰相帶館職

文臣自使相除官

樞相罷節還舊

文臣為使相節度使

文臣換武

王冀公為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大尉在三師之下

不歷郎官為大諫

遷郎官

宣徽使位樞密使下

駕親臨問臣僚

西府親戚迴避

凡二事

具員

軍巡馬步院用文吏

定合班儀

賜百官冬服

一品致仕官綴班

罷代判官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當叅官朝官

登聞檢院

選人赴調求職官

詔勅藏勅書樓

羣臣入閣

第二十九卷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白麻

西掖直紫薇

荅北戎書

制知誥上事閣長壓角

學士繫鞋

學士俸薄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知制誥先試後命

索潤筆

學士朱衣雙引

學士入劄不著姓

三館

學士賜帶不佩魚

得學士體

咨報

學士日益自卑

翰林院故事凡二事

學士躡履見丞相

槐廳

學士上日用樂

罷潤筆

直院

制書不可稱德音

學士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

學士班次凡三事學士罷晚朝

直學士院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學士之職清切貴重

太祖命李昉 曝直例 凡三事

試館閣知制誥等

用皇太子 學士新入院

第三十卷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從行幸

學士預丹鳳樓放赦

小宴學士預坐 學士草麻 凡三事

學士草制次第 舍人賜書預宴

詞臣神仙之職 禁中墨妙

賜學士加等 學士和詩草制

學士拜命 王堂坐次

進制書小字本 學士中謝

進草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開封解以孫暨為第一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為第一

舉子重戴 凡二事

焚御試卷於真宗影殿前

收李迪黜賈邊 貢院設位供帳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狀元給驕從 試進士泐革

舉人謁先師 春秋放榜

降聖節齋宴 江南書籍

第三十一卷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凡二十九事

館職稱學士 置編脩局

唯黃塗字

第三十二卷

典故泐革

封孔子後 凡二事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立廟

非宗室女封郡縣主

皇子兼師傅 異姓兼中書令

烏帽 賣香印鳴鑼

錢文 改年號 凡二事

家祭用臺棹 官誥綾紙

後堂案檢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三省樞密院印用塗金

京城用青涼繖 皇太后皇后印

官誥之制 上元燃燈

賜新火 金明池

公家文書稿異名

乾德鑄印 品官喪許擊鍾

賜謚 凱旋奏樂不避忌辰

禁焚屍 贈官請謚

第三十三卷

典故沿革

皇后謚

臣僚卒輟朝

國忌行香

投金龍王簡

給金寶牌

應天院逢聖像殿

罷睦親神御殿

降青詞

勘箭勘契凡二事

街鼓

禁衛五重

駕頭扇篋

喚仗入閣

洞案

接伴虜使

交州進奉授官

北朝書

外國書

仙源積慶圖

置宗正及教授等官

宗子授南班官

諸王公主制中稱呼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親王公主封國

歷代用曆

併省州縣

第三十四卷

詩賦歌咏

范杲

楊侍講

王元之凡五事

楊文公凡五事

夏文莊凡五事

陳文惠

蘇東坡 九二事

李文正

王溪生

范文正 九五事

張在

僧惠崇 九二事

石昌言

石曼卿

趙師民

第三十五卷

詩賦歌咏

林和靖 九二事

歐陽文忠公 九三事

梅聖俞 九六事

蘇子美 九三事

晏元獻 九三事

丁晉公

范補之 九二事

鍾離權

張宋宗永

馮大博

呂文穆

王荆公 九六事

玉平甫 九三事

蔡子正 九三事

第三十六卷

詩賦歌咏

張鄧公 九三事

韓魏公

李師中 九二事

龔穎

卷之二十七

馮瀛王

杜祁公

邵樞密

劉昌言

潘道遥

王章惠

曹武毅

蘇為

第三十七卷

詩賦歌咏

劉沆

張師錫

寇萊公

陳恭公

宋子京

胡恢

魏野

朱台符

錢熙

江處士

徐鉉

黃孝先

賈公餗

王君玉

李邴邴

張文定

王化基

王嗣宗

張乖崖

聶隅子

王沂公

僧有朋

花蘂夫人

楊玠

頤苑總目

卷

孫僅

王禹玉

陳烈先生

第三十八卷

詩賦歌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劉總詩

于越亭詩

雍熙以來文士詩

錢惟演劉筠警句

近世釋于詩

唱和聯句

李白詞

祖山石壁詩

杜工部詩

九僧詩

周朴詩

評梅蘇二家詩

第三十九卷

詩賦歌詠

王建宮詞

錢文僖鄭工部題咏

韓吏部

白雲樓

華清宮

酒帘

相思河

賡張文定詩

題淮陰廟

題歌風臺

題朝元閣

歌曲艷麗

詩人使酒樓語

贈孫可久詩

肯堂集

程文凡七事

文城縣君

傳詩訛謬

吏人詩

老人詩

呂公贈李公詩

草陳恭公麻

評詩

鶴雀樓詩

改王公詩

第四十卷

詩賦歌咏

沈存中論文凡五事

淵明詩

香奩集

大言賦

漁家傲

因詩起獄

鳳棲梧詞

大小孤山

登吹臺詩

王彥威詩

禪理凡五事

詩有變態淵明詩

王蘇更相是非

王蘇更相稱譽

目前之景吟不到

前輩務求博約 太白傳神

集句 乞食歌姬院

韓文公華山女詩

堆塚死屍 文章傳襲

用字音 用字意

西都詩 三諫官詩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詩局作圖 西山詩

使虜 奏獻浼瀆

章樞密喜養生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三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四

第四十一卷

文章四六

盧多遜

吳處厚 凡二事

范文正公

楊文公 凡四事

胡武平

王元之

林逋

終慎思

宋湜

夏英公 凡二事

丁晉公 凡二事

凌叔華

陶穀

潘佑

趙鄰幾

徐鉉

第四十二卷

文章四六

錢昭序

湯悅

王狀元

錢若水

劉貢父

錢熙

阮思道

貶錢惟演詞

郡燕樂詞

章懿太后神道碑

文老不衰

獎詞臣

賜恩澤出身章服

高麗使先狀

音韻 九二事

歐陽文忠公

第四十三卷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陳希夷 九五事

江直木

劉孝叔

王昭素

魏野 九二事

田聘君

麻先生

李昭君

史延壽

聶隅子

五老會

江鄰幾

司馬溫公

劉孟節

王樵

李瀆處士

孫集賢

孫宣公

麻希孟

張乖崖

第四十四卷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蘇澄隱

李集賢

朱侍郎

王昭素

王元澤

郭延卿

馮樞密

王荆公

韓丕薦三處士

楊文公

張宗晦

杜五郎

种放凡六事

石曼卿凡三事

張乖崖

邢惇

第四十五卷

仙釋僧道

申國長公主入道凡二事

呂先生凡三事

養素先生

劉遁

華陰隱人

我嶺山佛現

曇穎幾辨

契嵩師

無名高僧

羅真人

胡僧法調

佛經

喻浩造塔

吳長文

死後出家

建寺

西城僧覺稱

雲谿入定

王中正

方士謁鍾弱翁

王叅政

日本僧

郭忠恕

許旌陽家田夫

朱池寺僧

第四十六卷

仙釋僧道

趙自然

神仙二事

佛牙

吳僧文捷

金剛題誌

鴈蕩山老人

廬山錢文

趙抱一

賀蘭捷真

禮法師

光梵大師

趙山人

謝仙火

行火真君

黃覺

許昌齡

僧無夢

墨殺將軍

正覺禪師

張乖崖 凡三事

風和尚

僧惠圖

第四十七卷

休祥夢兆

苗訓

周克明

畢文簡

鞏彥輔

朱正基

張乖崖 凡二事

王慶之

張密學

錢惟治

王處納

陳洪進

危序

韓魏公

夏文莊 凡二事

趙世長

張客省

賈直儒

馮侍禁

蔡子直

丁晉公

王元規

任玠

張茂直

楊文公

王堯臣

呂文靖

陸經

曾魯公

李景初

第四十八卷

休祥夢兆

原國公

王文穆公

歐陽文忠公

李文定公

劉相國

元厚之

辛文悅

凌侍郎

謝濤

懿德皇后

楊礪

盧秉

趙閑道

邊鎬

艾侍郎

胡旦

富鄭公

呂端公

鍾輻

王素

石曼卿

韓魏公凡二事

後山居士

江子之

夢中賦詩

詩讖凡十二事

第四十九卷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昇元寺石記

天水碧

冰稼山頽

駕幸東府

邃清殿學士

夢名 凡三事

占星

收恩州

彭蠡湖神

電作人面形

崇文院詩

酒病

唱第日五色

第五十卷

占相醫藥

陳希夷 凡三事

銅碑記

秦淮石誌

金陵石記

名亭

東嶽奉用之異

乾草 凡二事

角聲

牡丹千葉

蛇精

木中有文

五來子

馬相踈

蜀中桃符

駕幸汾陰

異僧

王冀公

夏侯嘉正

僧化成

費孝先 凡二事

章郇公

陳恭公

馬尚書

吳處厚

楊文公 凡二事

張堯封

張永德

丁晉公

僧奉真

閩主延政

陳昭遇

吳越王錢鏐

太宗校醫人

王繼忠

史炤母張氏

寇忠愍

許希

竇仁惠 凡二事

第五十一卷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狀元多同歲

擇壻

揀妻

年命同 凡六事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官不可妄得

栢維鬯

艾謂之一壯

分曹圖碁

鬚髮眉所主藏

雞卜

羊卜

服石

服芎藭暴死

苦參損腰

長松治大風

丹砂

療齒治面瘍

進火抄草方表

第五十二卷

書畫伎藝

大祖賜翰林院書畫凡二事

秘閣藏書

置御書院

秘閣畫

太宗棊品第一

撥鐙法

墨

草書

僧善畫

張維

縉雲醞匠

王舍城寺壁

秘府書畫

畫三朝聖跡

張僧繇畫壁

近時名畫

玉堂畫壁

君謨潤筆

雪中芭蕉

按樂圖

王捷煉金

黃梅出山圖

沈括論畫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四

皇朝類苑目錄卷第五

第五十三卷

書畫伎藝

字訛

畫佛圓光

沈括論書

壽聖寺畫壁

畫廳

書字肥瘦

韓偓墨迹

晉宋人墨跡

樂毅論

散草隸

辨畫絹

蜀人善畫者

葉子格

投壺格

霜花紙

王沂公家

李無感

僧擇仁

董羽

朱文濟

李成

翟院深

歐陽文忠公

孔仁讓

第五十四卷

書畫伎藝

陳文惠

喻浩

吳正肅

高益之

宋迪

徐鉉

徐熙黃筌

鄭工部

陳康肅 凡二事

覆射

盛融

造弓

板印書籍

造舍之法

綴術

算術

曆術

蹴鞠 凡二事

圍碁 凡二事

彈碁 凡二事

第五十五卷

忠孝節義

范文正 九二事

歐陽文忠公

陳喬

劉温叟

馬遂

趙師旦 曹覲

劉潛

徐積

支漸

朱壽昌

鍾離君

魯簡肅

趙延嗣

于令儀

姚栖霞

莫節婦

張誠

曹脩古女

衛融

崔翰

史吉

任福

第五十六卷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死婦阿毛

馬守信

田元均

相州部民張某

龔穎

劉溫叟

張蘊
劉輝

富太監王郎中

劉煥

王逵

潘盎謝福

將帥才略

辛仲甫

折御卿

曹武惠凡事

馬太尉

李士衡

雷宣徽

王顯

楊信

第五十七卷

將相才略

田重進

李繼隆

曹武毅

范文正

曹瑋

尹繼倫

許驤

張鑑

武行德

呼延贊

郭進

曹太尉凡二事

楊無敵

崔翰凡二事

張文定

侍其淵

卷五十八

王隱

劉吉

張繼能

王德用

龐莊敏

王武恭

狄武襄 凡三事

第五十八卷

將相才略

秦再雄

魏能揚延朗

王觀文

翟守素

李重貴

王漢忠

郭遵

文潞公

种世衡 凡十事

王罕

任福

范雍

王吉 凡二事

趙延進

鄭工部

冑廝囉

第五十九卷

知人薦舉

呂申公

章郇公

陳恭公

姜遵素

頌范總目

四

高保寅

胥內翰

南宮誠

孫叅政

盧士倫

和凝

孫宣公

張乖崖 凡二事

王沂公

呂許公

王化基

李文靖

朱翰林

王章惠

謝諫議 凡三事

王文正 凡四事

第六十卷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論取火

論正朔

論太平

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

見龍

氏族

記里鼓

銅渾儀

魚尾鵠吻

磁石指南栢指西

金雞放赦

延州五城

石油墨

鹽南風

跳兔

螭

白鴈謂之霜信

淤田

大陸

淮泗不入江

鴈蕩山

毛羅島

珠輦國入貢撒殿

歲首畫鍾馗于門

雀舌茶芽

焦核荔枝

子方出

養鷹鷄法

芋梗治蜂螫

油煎蛤蜊

烏脚溪

第六十一卷

廣知博識

北嶽

海子園

雨盤治鹽井

爆槊

字學凡四事

百藥枕

濕紙化為菌

疥有五德

阜莢敗鐵

葉縣石刻

熊館

慎火木

未厥

何樓

音韻之學 凡三事 瓚

老杜詩 凡三事 邵謂詩

僧贊寧 凡三事 能萬卷

錢翌 杜文正

楊文舉 陶尚書

竇仁惠 凡二事 胡秘監 凡二事

韓溥 王胎孫

劉吉

第六十二卷

風俗雜誌

辰砂 骨羹

華清宮 凡二事 白石碑

虎畏索駝 石魚

沸沙 石燕

陽朔石峰 南海啖檳榔

蟻鮓

杭人好飾門窻什器

木饅頭

嶺南人相呼

閩人稱呼

西域山水

洛陽貢花

硯海仙花凡四事

墨

鱈魚

法柏院矮檜

慈航院

瓊花 凡二事

茶 凡三事

取碑碣為搭材

威州

西溪寺石

烏魚骨毒牡丹

陳太丘碑

古銅魚符

日本扇

濟南陵古鑑

羽陽古瓦

椰子木

第六十三卷

風俗雜誌

犀

酒令 凡二事

採珠 凡二事

鴿寄書

俗謂州郡事簡者為道院

仕官嶺南

舉子投贖 凡二事

皇朝類苑總目

泉水 凡五事

羊蘿蔔

小蜜李

蓬莪茂

魚

菩薩石

鳳凰

鳩鳥

物性相感

枕香木 凡二事

麝裂臍 牻牛斷尾

鼃變為鶉

猩猩

鷓鴣捕魚

病癭

土厚水深無病

白鹿洞藏書

建州多佛剎

題跋

皇朝類苑總目卷第五畢

類苑總目

五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
 麻衣和尚院躬禱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為意誓
 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
 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
 加害故彬于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東軒筆錄因宣武府第脩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泰

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于便殿勸以巨觥陞薛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內取一黃袱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中密觀洎既塗啟之凡數十軸皆群臣皆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

南平遂乞納土

東軒筆錄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于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辟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桴蔽渭而上後蕃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兵防出師與戰剪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繫俘于獄以聞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速遠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

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于朝並
涑水紀聞 此條玉壺清話亦載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東軒筆錄
錢俶進寶 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一觀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天寒太祖著帽絮披裘御講武殿毡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股栗畏懼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于
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頂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

事 湘山野錄亦載此條

太祖服用儉素退常衣絕袴麻屨寢殿門懸青布緣
簾殿中設青布幔 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台山人郭無為
于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
書云 出傅簡公佳說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
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
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

處 出東軒筆錄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出涑

水紀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卿升輅執綬且備顧問上因嘆儀物之盛詢致理之
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
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于此 錄出文正公筆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改曰左藏庫今為四藏庫出歸田錄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牟利

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寶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以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貯食如此不亡何待

苑以上見楊文公談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懽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子可斬也此天地廨舍耳汝豈敢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挾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于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

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馬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閔之事纖悉必知有問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問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仙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益泉

有唇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者孫遇齎蠟丸帛書問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簡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筭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噐甲芻斛耳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縱

兵律懼為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懼止有曹彬一人耳臺臣請深

治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此以上出涑水紀聞此條玉壺亦有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氏祐先鋒自大散關入蜀劉自夔峽路而水陸齊攻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征西王曹何全斌殺降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

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委任者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爾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說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帥餘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現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進呈太祖覽之又

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獨罪臣獨清雪不穩便臣是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自欲當罪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他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瑋琮珣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以上出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
未霽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倘不止
即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三木與嶽神宿齋日雨不
止當施桎梏于汝至太殿極宿齋辰巳間雨霽洛陽
令督役夫葺除道泥上布乾土及郊祀還御明德門
賜勅勅衛士歸營車駕還宮雨復作無畏胡僧唐開
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祈雨輒應事具李德
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
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
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積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
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于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
曰叢爾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
力攻必取之上曰吾蒐簡訓練汝曹北至于城心盡
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
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

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徃徃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
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
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
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
東耳上怒命以鉄搗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
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
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太祖讓之以其不早

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亡
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

事李氏也

並見涑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
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
使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
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
齎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戴于是三軍曰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搨者上問曰此何以異于常搨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搨首視之搨首即柄劍也有刃韜于中平居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

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達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宰相論達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以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羅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勦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

與西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實取
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
晉也

東軒筆錄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親近好言外事
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而坐傍設使
者位俶雖貴極人臣况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
此大辱國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生日
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
俶遂移牀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

賞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于汝哉
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畧如此

劉鋹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太祖太
祖以示尚方工皆駭伏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
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醜以毒
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
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
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
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

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
慙謝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
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此人之所
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士皆侍側有天廂主
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
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于委頓上左右內侍
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
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

來獻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
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喏不食視之有骨橫鯁喉中上
目左右內侍李承訓即引手探取無所傷嘗因御五
鳳樓有風禽骨東南角樓雞尾上上顧左右曰有所
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攀屋椽以登緣歷危
險取之以獻觀之膽落蓋試其趨捷也

太祖始自總戎為士卒畏服及踐阼善訓戎旅隸兵
籍者多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角力鬪毆
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十月後騎兵皆侵晨

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雖苦寒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天武軍王武超曰西川除在天
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勇思
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總七千人居常衛士直廬
中或給以棊枰令對奕為樂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
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
班院號川殿直南郊賞給比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
登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

例哉盡捕達狀者四十餘人斬于市餘悉配隸下軍
遂廢其班一日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
市詰得遺火卒縛于火中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

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閩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
賀維忠易州何繼瑫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
謙溥隍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
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堯權之利悉以與
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税故邊臣皆富于財以養死士

以募謀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臣等曰須求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德為請三年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蜀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

皆尚質素寢殿施青布緣幃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嘗為隊長掌衛殿廉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郢州貴之親吏在德州為姦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記于紙伺便言之一日探懷中所記進曰祇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取記紙召黃門傳中書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

曰與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錢王
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普置在廡下會車駕
至倉卒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
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
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但受之無妨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事實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
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

于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太樂令

出澠水燕談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
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
命

太祖既好讀書嘗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哉盖有意措刑矣

出事實

皇朝類苑卷第一

皇朝類苑卷第二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性儉素外絕遊觀之樂內却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于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是未曉畧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誨每着一衣則憫蠶婦每食一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

敢憚于焦勞禮接群臣無非求于啟沃汝等勿鄙人
短勿恃已長乃可永久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
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
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
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
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語至若愚夫
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

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
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
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
節晨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
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
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便就
枕血脉凝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
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

無自輕于攝養也

上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肝近臣或以勞苦過甚上曰不然儻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遠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人如受任外居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尚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繫任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

治陰陽和順寰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往古成憲上資聖神中外幸甚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法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
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
北虜寇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
以軍法論上遣軍使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
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訊之果乾寧軍
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嘗謂宰相曰朕于黎民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
感悅人情亦不難致且虎狼之性最是難禦然而能
畜虎者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況于

人乎因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滯若
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此言甚有理致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
此天氣不下地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下乾在上謂之
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
能成天下之務上悅

上聞詐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
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

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致損折可矣
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
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
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
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並事實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嶽祈雨學士草祝
上自書名隨其方設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時在翰
林上言五嶽視三公從前祝版御署已踰禮典固無
君上親書之禮上署之紙尾云昔成湯剪爪斷髮禱

桑林之社尚無爰矧為百姓請命豈于筆札而有所
惜哉

內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亂中書議以為宣徽使太宗
曰宣徽者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
預政可以授他職宰相等懇言繼恩有大功合任昭
宣使河州團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上不悅因召
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置宣政之名班在昭宣使
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鷗自高麗一夕飛度海岸未明

至者絕俊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帥趙保忠得之獻
上上報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無所事此今却以
賜卿當領之也並楊文公談苑

興國中張觀樂史鎖廳合格不得進士第祇以為幕
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出澠水燕談

史館正觀三年置以宰相監脩復有修國史史館脩
撰直館之員集賢院自開元五年置麗正脩書院于
集仙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
院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

并有脩撰校理直院之職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

氏都汴正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
三館湫隘卑庳周廬徼道在旁衛士騶卒喧雜每受
詔有所撰述徙他所以就之太祖即位因臨幸周覽
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
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宏大自然自舉役車駕
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園囿植卉木引金水河以
注焉西序啟便門通乾元殿以行幸三年春新館成
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為集賢書庫南

廊為昭文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南廊為史館書庫
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二萬卷叅以舊書為
八萬卷凡六庫皆用雕木架青綾帕幕之昭文館集
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常以宰相兼領此外有史館
脩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理之名淳化中復置
直昭文館直集賢院亦有脩國史崇文院檢討編脩
祇候皆無定員不常置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
名曰太平御覽春明退朝錄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奝然至言其國傳襲六十
四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上顧幸臣等曰此蠻夷
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季
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又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父
祖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自
暇逸深以畋遊聲色為戒所冀上穹降鑒亦為子孫
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

思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受之嘗謂近臣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諺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贛南府人朕初即位以其樂在詞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人或哂之亦其素無時望不稱厥任朕亦為之靦顏業已進用亦終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錄唐朝學士不

拘品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為之會光祿丞尹少連上書引馬周遇太宗事其詞多捭闔上異其才召試何以措刑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及樞宰無有知少連名者慮不協時望遂止蘇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試貢舉人遂令亨考校臨觀與語以察器局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以比張茂先鷦鷯之作文彩亦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序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月餘暴遇疾卒上之衡鑑精審如此楊文公談苑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于此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上言皆喜其後征晉陽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浸廣鹽鉄權酤市禁茗之禁弥峻太宗嘗謂近臣曰朕天下無事當盡蠲百姓租稅終以多故不果

錢若水言至道中嘗掌樞密太宗嘗詔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取紙筆將批之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李揆在外否即召入授其意令具草之揆副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潔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始可稱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緒凡手札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最者賜之殿中丞李虛已以循良清白預其選得知遂州虛已作叙感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

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紙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錢五百緡以遺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云已與五十緡丞相曰前日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不可
以追改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佐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學篤慎家極貧雖至尊之誤筆乃天之所賜如郭巨得黃金飛錢之比與然自是詔閣門不得受群臣詩賦雜文之獻欲自薦者投文于中書宰臣第其減否上之

並楊文公談苑

太宗淳化五年日曆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

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惜然矣終日湛飲聽鄭衛之聲與胡家樂合奏自昏輒旦謂之貽帳半酣之後置畋酒篋沉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具擊銀磬聲言中的與俳優葦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高議事必傳語于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返于優倡隸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如何也蘇易簡書于時政曰上自潛躍以來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于心以為鑒戒上數事皆

史傳不載秉筆之臣以記錄焉

春明退朝錄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勇趨捷者數百人教以舞劍皆能擲劍高丈餘袒裼跳躍以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莫不震懼會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劍舞者數百人科頭露股揮劍而入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懼形于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懼不敢仰視俶言于上曰此尚書所謂如熊如虎如貔者也上甚悅及親征每巡城督戰必令前導逞技賊乘城望之破膽

太宗詔作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愛賞賚不可勝紀今悉賀易以作一宮為百姓請福不令費庫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之脂膏耳上默然既營繕命中人董役役夫常不滿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撥三五百人給他作中人言于上上曰有司之人皆要切爾當自與計議圓融勿令有妨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遂令罷役歲餘內道場與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南宮舊金銀器數萬兩鬻于市以給工錢其後宮成常服一詣焚

香而已

至道初李繼遷遣其大校張浦入貢上御便殿召衛士百輩習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賜繼遷一弓皆一石六斗繼遷但以朝廷威示戎虜謂非人力所能挽至若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上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固已逃遁豈敢拒敵上悅後以浦為鄭州防禦使留京師

有司歲請竹索以脩河橋其數至廣太宗曰渭川竹千畝與千戶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寢廣民間竹園率皆蕪廢為之奈何呂端曰芟葦亦可為索後唐莊宗自楊劉口渡河為浮梁用葦索上然之分遣使臣詣河上刈葦為之皆脆不可用遂寢當莊宗渡河蓋暫時濟師也

並見楊文公談苑

兗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其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嘆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在田舍事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

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稅所謂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日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

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徃月來養成聖性上說益重之

出聖政錄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洎等門類群書為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閱御覽日三卷有闕則暇

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澠水燕談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
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剴裁全倚于人則未知
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
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
舊史安危持亂盡在聖懷斯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
姦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
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

者雖以武功克亂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
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太宗征太原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
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姓名喜以為我師有必捷
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
高會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謂曹彬曰朕令潘美出鴈門先取靈應鄉以大
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勁兵于彼
不復出援山後矣既而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

後要害地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台和氣如後唐莊宗不卹國事惟務畋游動經旬浹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宏曰莊宗兼惑于音律縱酒自恣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聲律近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盪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誥所不許朕常以此為戒已上見事實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脩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致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鑒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以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亦不為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書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已至申有鶴飛上殿砌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鶴銜鱸墜堂下亦此類也見帝學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國

治家之道並在其內至言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儔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補萬一咸再拜謝

並事實

太宗喜奕棊諫臣有乞編竄棊待詔賈互相南州者

且言互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幾聽斷大致壅遏復恐坐馳霄襟神氣滯鬱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卿等不須上言

出湘山野錄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琴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絲號為太宮句武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句其大絃句下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句小絃句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句太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字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

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
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復古忘其名琴家祇
命曰賀若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
御改博金為楚澤涵秋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
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
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
隱金輦挽玉麟背冷清風遠文瑩京師遍詢琴瑟阮
藏秘府不得見出湘山野錄
太宗善飛白其大字方數尺善書者皆伏其妙又小

草特工語侍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
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能稱草書累召詰之殊亦未
知向背但填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草字學難究飛
白筆勢難工恐自此廢絕矣以數十軸藏于秘府
上嘗作奕棊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學士莫能
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
曰大海取明珠勢皆工所製上親指授喻令諸學士
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覆
局為圖藏于秘閣古棊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

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
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
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容
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為簡便並楊文公談苑

賈黃中字媯氏滄州人耽之四代孫太宗時以給事
中叅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
今之益母矣因賦詩美之未幾罷知澶州太宗戒之
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此太過則失大臣之體太
宗謂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敏因謂

近臣曰黃中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
出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
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
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
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實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正賣御草書五軸藏秘閣史
館脩撰張似直秘閣朱昂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
信神筆也敏正仍言上雖盛暑之中筆札未嘗釋手

服勤樂學前代帝王皆所不及似等相謂曰萬乘之
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何如哉各瞻翫移時而退
淳化三年九月太宗新脩秘閣帝登閣觀群書整齊
喜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
將墜于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構募今方及
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
酒仍召三館學士預焉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
曰亦可召傅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
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已

上見蓬山志

皇朝類苑卷第三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治術汚隆君臣難
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
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
者人君之所難由乎聽受人臣之不易在于忠直其
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于
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過此天下

之達理先王之治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論示
之出事實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令命不宜屢改自今
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
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真宗謂群臣曰命令屢改
甚失治體卿等識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心
無有隱也

三朝聖政錄

蓋熙政知寧州上言昨靖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
意因請兵三五萬

真宗

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
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
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
焉

秦國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
刺史繫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
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
元份亦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
不可也

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生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戀闕泣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于卿亦非輕

也宜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群臣皆畏服見國朝事實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有倦耶

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忘

逸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于後苑龍圖閣各有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記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收書之初務于數多不嫌重覆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詔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幃皆縮為之無文采之飾聚書八千餘卷

天禧四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閣待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三年九月詔宰相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于清景殿

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求群書廣為承華要略十卷每篇著贊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詔近臣觀焉

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互纖悉窮究諸儒疲于應對為文務求溫雅製述尤多外書奏歌誦無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撫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就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已上見帝學

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相奉書于行宮請息兵
納和與曹利用偕來初議求閩南地真宗曰為民屈
已誠所不辭但閩南地極無名朕守祖宗基業不敢
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南重擾倘歲以金
帛濟其不足于體無傷利用言國母一車別無供帳
親與利用飲食輒上橫板布食器主及其臣重行而
坐記云私語左右曰爾見其北塞兵否勁卒利器前
聞不同臣熟察之倘求割地必請會即平蕩及通好
二年十一月癸酉國母國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致

御衣十二襲皆裘紬綉刻絲透背紗縠紵以金玉水
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弓矢寶鈇刀鷹鷂抄腊契丹
新羅酒青白盞果寶百品貯以棟橈器使人以戎禮
見賜羶冠窄袍金鞞初將見李宗鷲引令式不許佩
刀至至上閣門欣然解之上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禮
傳詔許其自便副使劉經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
以示信遐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
聞選務欲所部獄空常戒諸州無得禁人若詞訟未

辨正令曲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諭轉運使察之因道
諸非法拷訊恐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逾越當申明
前詔戒之以上見三朝訓鑒

真宗好文雅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
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
理趣者諫奠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
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齊置器
賦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齊置器
歸田錄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經筵之常講也謂元
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于德齋亭間選純學之士三
數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
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虛已李
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鱖羹方
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鱖魚尺以
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醫者暗
但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
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

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出玉壺清話

真宗即位首下詔求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奏章多是自陳勞績過行鞭朴以取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斯為善矣豈可慘虐刻薄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測編簡素所耽玩古聖賢與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聞奏朕欲

召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叅古今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不可不盡心焉旦曰孔子于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後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誠欲以褒貶極筆為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

子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為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增詞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捨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殆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其惟尊堯而宗舜非所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異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者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遐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近理安足為之鑒戒朕當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已上出事實

咸平初脩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

方負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
皆昉在中書日事史冊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隱何以
傳信于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太宗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體而草書尤奇絕今
上悉購求編次凡三十餘卷以于闐玉水晶檀香為
軸素紫綾標文錦緞黃絹帕金漆櫃作圖閣于含元
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嘆上自作太
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陰列其部秩名題以墨本
賜近臣焉楊文公談苑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遥郡真宗曰
醫官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臣面喻
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
諭曰朕遠忘御袍帶鄉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
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並

澠水燕談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
來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將以次日上

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乃以名薦上默然不許
退察所以乃知己為伺察者密報矣終真宗之世其
人不復進用真宗之惡人奔競如此

澠水燕談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
以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
命陳文僖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
春明退朝錄真宗時京師民間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從
毋顛躓而死會踈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毋言不
從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群臣無不驚服

澠水紀聞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隕家聲朕
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咸平二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
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
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為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刑
奏不聞動輒逾月是以知民識理義而不犯于有司
也請載之史筆

澠水燕談

景德初匈奴寇澶淵車駕議幸是時曹武公瑋及秦
翰為澶駐州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

戎輅不過河則虜騎萬一度橋奈澶州素不設備遂
督士卒深濶壕渠以繞城旋開旋以枯蒿雜草覆渠
面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淵臣僚乞駐蹕澶南宣
靈以誅滅之可也唯高殿前瓊力挽蓋駕以進揚其
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遲疑不渡河無以
安六軍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出呼左右頗異之
瓊曰急張黃屋使遠近認之既張繖果齊聲呼萬歲
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北檀匈奴毳帳前一黑星殞
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刻始盡此最為澶淵之先吉也

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正旦
代司留守出湘山野錄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太清樓聚書記朝
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御筆
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盡是朕親撰不假手于
人此語蓋指在楊太年也歸田錄

真宗嘗謂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
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
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東軒筆錄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即有篇詠使近臣屬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易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後有御製讀宋書二首讀後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二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二首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三首可謂近世好文之主也

青箱雜記

真宗幸崇文院閱新編君臣事迹問楊億修撰條例真宗曰著事難事非精敏詳實後無取信億曰史臣

記事誠合脩書然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以紀錄賜修書官器幣

景德二年二月詔國子監直講孔奭龍圖閣待制杜鎬等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龍圖直學士陳彭年等別加讐校冠于篇首

直史館陳靖言吉州陸曄被疾狂躁迭相論訴不可治民望寘詞館使以鈇槩供職真宗曰國家文館以

待天下賢俊豈養疾之所耶陳靖妄有陳述當訓戒
之見蓬山志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尾
上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玉宸殿養魚垂釣得亟
令放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不欲殺也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轉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改
更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
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張綱紀以絕
紛爭上顧宰相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執政之地

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
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王一事遽行則
攀援重者衆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不可不
慎若言事利病輕為釐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
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尤當執守書
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上又曰涖官之人
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于煩擾
王旦曰古人有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
法者多極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焉上深然之

記上見事實

皇朝類苑卷第三

皇朝類苑卷第四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主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

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所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止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諧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于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寢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

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日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以上見東軒筆錄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簾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錄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于水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王昭信掌內饗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于殺也

慶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兩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陛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

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徹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心密禱，為嘉爾。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涑水紀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羗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澠水燕談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知益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閣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于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

馬東軒筆錄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菹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歿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廬陵歸田錄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因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意加人深罪耳帝

忠厚欽恤之意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仁宗朝南劔州上言石碑等銀礦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于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愛恤元元至矣並澠水燕談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王德用甥壻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勩以保官多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夫澠

水燕談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進對曰近日臺諫官事虛實相半如賈姑事豈可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出東坡集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通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遠堯俞講早由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我漸博多所發揮良深喜嘆是日上朝讀三朝寶訓至

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嘆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原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于百姓見

昆蟲蝼蟻違而不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通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履踐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恭備位右史謹書其事于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已上見東坡集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上就耕位侍

中奉耒進御上措耒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
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
上遂耕十有二畦朔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
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等編為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
舉人陪位因得免解澠水燕談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于邊用言利者多撫拾微
細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
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事効不著者當施
重罰于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述利害澠水燕談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講其文學
才望可大任者云候兩府有關進名是時魯魯公公
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
鄭公感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
退明年副樞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詔張
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先朝狀元
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曰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
拱宸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莊
肅公違罪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

可召程戢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
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復言蓋梁公
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 東軒筆錄
帝于通英閣出危筭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又出
御書有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
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
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
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嗜老成十一曰進靜退十
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

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
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
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
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
屠鉤臣二十八曰講述速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
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
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
可求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言
及進對事目可施于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

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註釋其義帝許之丙戌丁度等上荅通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荅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補益敢不竭忠切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良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明此數事在明與威斷耳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

勿失非聖人孰能為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訊既盡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至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

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
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紘正用邪正不勝
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率淪于污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注有魯
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
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乙未講詩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
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

讀三朝經武聖畧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
超在閩南以私錢貿易以佐公用之乏或繩奏之太
宗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
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
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
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
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
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賁之事宣帝與霍光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教善敬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因瞻臺像駐駉駉楹書乍啟欽遺澤一堂中藏先朝賜書庭樹重攀記舊闈疇日學問親政地仰懷恩訓倍依依

戊辰御通英閣內出歌器一陳于御坐論丁度等曰朕思古歌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歌率如家語苟卿淮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正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真宗製歌器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曰然四月戊寅御通英閣帝作歌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虧成之鑒侍講讀官丁度等請

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帝曰但欲使卿等見之不
須宣布度曰臣等欲各傳一本以彰榮遇帝曰可使
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
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語喪亂
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繫宸旨帝曰先
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俗忌而簡去至于春秋
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錄先
儒于經籍有一字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辨之

况正經之義可輒芟去耶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于
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
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克
謹天戒以備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于修德夙夜兢
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候天有譴告然後修德
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侍講尚書畢請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
昌朝先脩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疏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三圖序而襄書之

五年四月丁酉御通英閣講因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拂如水之走下視群臣

若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何惜夏禹之拜

仁宗十月乙酉監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于正史實錄太宗群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

帝每遇經筵以象架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昏晦即為徙御坐于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

爽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
施于講讀閣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脩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

十月甲戌讀正說慎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
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
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之權怒則如雷
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已上見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

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

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

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見廬陵婦田錄

本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開喜字帝作詩賜之字朝因以為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作景

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論者

以為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
旱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為罪已
之辭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辭有乃自去冬時雪不降

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已
以謝愆歸誠而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
與其降疾于人不如移灾于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
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後三日賈魏相吳春卿罷樞
密副使又詔罷出獵明日出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
十七日幸西太一宮祈雨日色方熾上命徹蓋既還
乃雨又明日宰相叅知政事降官是日遂大雨上作
喜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

其一株乃通天犀內侍李舜謂以為御所服帶上謂
曰豈重于服御而不以療民乎命工碎之已上東齋

筆錄

仁宗初重逐林瑀一日執政事罷因談時政而共美
上以聰明睿智洞察小人情者仁宗曰卿等謂林瑀
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論聖旨不識小人
為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東軒筆

錄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于通英閣賈侍中昌朝時

為侍讀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則略而不說
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
戒何必諱 廬陵歸田錄

皇朝類苑卷第四

皇朝類苑卷第五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神宗皇帝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
有司欲盡劾交納利用者儉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
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親
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恐

註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恤至此是年聖壽方二十

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通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仁宗乃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教談殆近乎饗進曰至于聖師誨

講人尚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群臣驚愧汗駭明日侍筵進臣僚各賜一鱸諸公皆耻之方議共納時宋莒公庠留身奏臣聞某人經筵鄙猥之說自當深謹反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還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議不便今謹獨納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並湘山野錄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綿臂鞞鬻于市者織成一黠取視之乃仁廟景祐五年賜新

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嗚呼仁宗天
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決
夷獠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之帖
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

澠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于大清樓讀三朝寶
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天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
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六門
為十卷

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
輔臣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臣
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
地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
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脩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
數前漢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
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
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
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

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數帝顧侍讀臣曰天下名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板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耗

散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于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見帝學

仁宗帝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

絕又出三百點外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鎮侍通英閣常見左右以拂子驅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御殿則于朵殿設爐以禦寒氣甚則于殿之西隅設之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東齋記事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極言闕失其略曰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妃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

咨謨便殿無所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輒妄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文正公筆錄

孔道輔以剛毅直諫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

倦遊雜錄

王清昭應宮使王魯請命館閣校道藏經仁宗因言

其書多載飛練金丹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言清淨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本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陳歲久請以貼職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大官給食後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碩秘書丞蔡抗太子中書字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仁宗曰

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等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學薄之人朕甚不敢取也于是碩等送審官院與記名而已

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于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上復召對延和曰景所說

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
下嘗務謙柔之聽納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
特無逸之戒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體如任已愛憎
以中傷善良或繩治細故規圖強塞言責此何足以
補職卿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欲選人出使無可
者豈乏才耶叅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閣
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

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
而用之上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
戚世家勿嫌朕當親問可否宰相魯公亮等曰使臣
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于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
才難于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上因使
薦之于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凡三十人皆令召試
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
也乃先詔用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
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沔王效夏倚太子中允張公

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
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及五代
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
上之英宗覽而善之又詔光置局祕閣辟官二人續
其後事俟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臣講讀
上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求講官久侍對未食
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
畢而拜上命毋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
府言徙掘民墓不便上曰豈宜以此擾民耶命勿徙
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尤甚上既遣三
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軍又命三司以上供
米三萬石賑濟之已上兩朝寶訓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
賢才張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負
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

然為衆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國朝事實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材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

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自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初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故也上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耶

熙寧二年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

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在宮中從

后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嘗幸金明池豫為百寶缸其日特上壽

上謙冲退讓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帝王之盛德也熙寧三年上謂執政曰尊號于朕亦無加損雖加百字奚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業居士民之上凡虛名繁禮悉已革去而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號見請雖出于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

吳珪等云功臣非古陛下即位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例蒙恩數乞于銜位中罷減詔如其請元豐四年五月有尚書乞慎擇守令者上謂輔臣天下守令至衆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于此使象之于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准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俗先王之所以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之多不得人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惟能以道沉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以係吝而難于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之雖有過失亦當寬待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之典

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也然有司議罪自當守法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勿難矣韓絳嘗言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典禮總一制度流幹財幣摠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傲開拓疆境經制邊用允所措置悉皆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難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牧詩云未知終始郭

汾陽嗟嘆久之

元豐中輔臣論及人才上曰人才固有小大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齊商鞅之于秦吳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若于道則未也傳說之于商周公之于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世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后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甚好可以止多妄求者

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制副貳者上曰人之忌能者衆今舉所知不過取其出已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為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昃內侍言恐饑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待宮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顥拜之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虺作

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已上見元豐寶訓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宣諭當君臣相體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以謂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謂中書樞密臣僚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上曰每如此宣諭諸人弼又奏大臣惟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各執已見不務盡理互相疑間則無由成事惟衆人一心則能副陛下委任臣比見大臣各懷私意則相率而廢事

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期大臣堅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已見務求當而已朝廷事若捨却義理何所考據弼曰今大臣各有蘊蓄豈不願盡心以事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恐或為小人所攻或才然蒙陛下恩遇殊異有所見不敢避忤旨理須極言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此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遠莫惟義理所在與大臣議事苟見有其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伺風指不肯盡言寬夫曰臣等

奏事一言不從或至再三陛下未嘗有不從者上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天地人變惟有正厥事乃所以應
之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之人恐雖多
進用醇厚敦實之人小人才雖事似可喜

然害事壞風俗不可長仲因言盧杞姦邪故害事上曰
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二相既如此則叅樞皆宜如
此用心務相協和每事求義理所在朕與卿等終身
共守此于是皆拜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

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幹

當進奏院忘其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于上前進

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荆
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

莫可隱也

東軒筆錄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
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叅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
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勅
上熟察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

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呂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東軒筆錄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極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
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
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
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
恭釋然駭伏上之明睿可謂聞一知十矣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五

皇朝類苑卷第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陞庶

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對御宴顧問温密上酌

御殘親數^勸 日將朝辭 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

過清明敕有司為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

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牡^省已上赴 瓊

休苑宴餞復賜詩御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

五錫宴者三賜諸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復異近無比見澠水燕談

王冀公

王冀公罷叅政 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賢資政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出於寒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閑飲遽人特鑰開宮扉獨召公急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宿相候獨酌數盃先寢至行在 真宗與公對飲罷

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褫帶幾不能支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筭抵掌語笑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盥櫛罷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踈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計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辨色將趨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文僖曰夜來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

當如此 見湘山野錄

李文靖公事載玉壺情話見董刊本

杜祁公

皇祐中明堂大亨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行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

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超在閩南契丹者入寇

者幾百姓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

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

女乎今漢超所孰與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家幾女

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 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

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

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

化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

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

也漢超誓以死報 見廬陵居士集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復出夷等李相

沅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叅政以公為承旨賚賜

與叅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卿

按目錄上王異公後
載杜祁公李文靖李
漢超三事此復脫誤
殊甚

太祖時...
使押北勇與兵二十而已然其
齊州賊...
防...
手...
南百姓...
還及...
入見...
問曰漢

當如此 見湘山野錄

杜祁公

但直赴白更無表章額叙之飾... 星臨帖行書親高陳春臣行白... 甫及年期遷上印紙天德極... 大享下報雖達巨子宜不以... 臣非矯... 碩大禮無任屏... 臣取淚非淺伏望... 聖堂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行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

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超在閩南契丹者入寇

者幾百姓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

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

女乎今漢超所孰與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家幾女

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 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

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必不使

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富貴於是百姓皆感

化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

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

也漢超誓以死報 見廬陵居士集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夙出夷等李相

沅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叅政以公為承旨賚賜

與叅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卿

五十七

按目錄上王異公後
載杜祁公李文靖李
漢超三事此復脫誤
殊甚

太祖時李漢超... 他押北軍與兵二十... 齊州賊... 漢超... 太祖... 百姓... 見便... 同日... 漢

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聞望乃先用
沆卿宜無憚蓋知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仕因乾
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王堂臣老非仙骨
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叅大政未幾遂卒年三
十九上嗟悼為之洒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
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 見玉壺清話

二

蘇林翰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歌器遂以
水試於堂小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晚

太宗召對問曰卿非欒既者得非歌器乎奏曰然亟取
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損一絲許器
則遂歌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嘆曰真聖人切誠之
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
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 上徐笑謂公曰
若以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沉湎之過耶蓋易簡
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漸佩 上有撰歌
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

三

蘇易簡為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和沆叅政事以易簡為中書舍人充承旨並賜白金三十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為重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篇賜之為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今龕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祕書監李至及從祖脩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柴成務呂祐之錢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脩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及李至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內司供擬坐客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楊文公談苑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房既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

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 陛下為太子
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
中何足眷 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尔然則
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為幕客歸朝不願授官
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副
使時有言太驟者 太宗不聽者不已乃謂昌言聞
人語頗僚恐奏對間 陛下難會 太宗曰我自會

得其篤眷如此 並見青箱雜記

郭進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司有告其因通河東劉繼
元將有異志者太祖怒以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
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尔能為我取一城一寨
不止贖尔死當請賞尔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
降進具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 太祖曰尔誣害我
忠靈此終可贖死尔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
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 太祖於是賞以

一官 君臣之間蓋如此 見廬陵居士

又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
國初遷洛水防禦使西山巡檢以扞太原進御軍嚴
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師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祖
因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
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宮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適與晉
人戰多退却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武勵
聲曰御龍宮千百人中始選得一二而郭進小違節

度殺之誠如此邊襲種健兒亦不足供潛遣中使諭進
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甚得宜矣進感
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 上為治第令廳堂悉用甌
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為國盡忠
我待之豈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 太宗征太原北
戎自石嶺關入進援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并
人喪氣遂約降進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
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脚因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
縊死 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用 已上楊

梁丞相

筆談載龐莊敏
事類此

按東都事略顯傳云
固弟適上傳云顯之
子此條以顯為祖以固
為父未如孰是

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
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 仁宗忽問曰因何
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前
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之字而為名也上遂問曰卿
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
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顯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
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間及第 上曰 卿面貌酷

肖梁固又他日上殿對罷適抱笏俯躬奏曰向蒙
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
太宗 真宗 皆祥符之前不知 陛下以何知之
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觀之甚熟因下殿謝音儀
堂：上頗愛之有用之：意一旦中書進擬除一臣
僚為益漕凡進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特
批之差梁適未幾又除脩記注以合格臣僚進之復
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
尾公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

石元懿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母以孝聞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宗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囑之曰見事事契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語既訖即滅後國初太宗建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為掌書記情禮深厚公長於太宗間侍樽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諂不瀆故免數入聲斯之殆踐祚七年為右僕射平章事卒太宗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事朕自幕府至台席朕覽之無纖瑕類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戴恩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玄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群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擢用後至建寧遠軍節舉朝上呼戴恩壽

邢尚書

邢尚書曷曹州田家子深曉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責曰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曷因進來報歲占大有稽驗皆牧童老歲月於畝畝問揣占得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公為之曷初應五經庭試昇殿講師比二卦取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擢博九經第一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哀甚御袖掩目泣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密銀千兩緡千匹曷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將易箆車駕臨問公拖紳整巾歷叙遭際上為之流涕既終又為之臨喪惟將相喪疾方有此幸

竇侁諫議

竇侁為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儼文甚高有集在秘閣侁亦有文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動息褒讚諂辭捷給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邪太宗甚怒白太祖年出為涇州

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俯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楊文公談苑

李文正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同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神剛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餽核之精者賜馬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

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令所享也今日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口誦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上謂曰何記之精邪公奏曰言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或問却誦通佛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不善書皆純純太宗納所寫耳上即令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玉壺清話

唐質肅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皆南海明珠蚌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湘山野錄

趙韓王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

此條已見第一卷中

實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皇恐頓首曰臣未發書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脩也

涑水見聞

又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强市人第宅聚賄上怒叱之曰鼎

鑄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
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赦汝勿令外人
知也 涑水記聞

王光祿

光祿王濟刑部議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道置提舉茶
鹽酒稅一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
其選會京西道闕官 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
為誰左右以濟對 上即以授之 涑水記聞

寇萊公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忤 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
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
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準為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 太宗謂宰相曰
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
官 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邪宰相請用為樞
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此使此官可也 涑水紀聞

李尚書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忠厚好學聞酸棗王昭

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嘉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材器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右拾遺太祖登極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

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命尋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叅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暑畏風穆身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

部尚書

涑水記聞

馮元孫奭

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

馮進士奭諸科

及第數上直諫疏真宗末

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學士十年奭固請老不許奭請不已乃

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

三館錢於祕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於瑞聖園先是

宴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

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

書以寵之卒於兗州元性微吝判國監公讌自以其

家所賜酒充事而取其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

之日家貲鉅萬

涑水記聞

皇朝類苑卷第六

類聚

卷

定國趙氏中序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